

從《達文西密碼》 反思教會面對 後現代文化的挑戰

胡志偉

全球暢銷小說《達文西密碼》，售賣達4,300萬本，共43種語文譯本，拍成同名的電影，已於5月中在全球及香港上映；影片上映前，引發公眾不少關注與討論；然而影片拍攝欠缺小說般精采，有關熱潮迅速消逝。

教會關注《達文西密碼》，皆因其內容與基督宗教信仰有關；作者丹布朗於序言宣稱：「本書中所有關於藝術品、建築、文獻和秘密儀式的描述都確有其事。」假若純是虛構小說，一定不會引發如斯熱烈的討論；丹布朗透過真有其人其事如抹大拉馬利亞、羅浮宮、達文西、主業會(或譯「天主事工會」)等，透過巧妙暗示，誘發讀者聯想真相背後有隱藏了數千年的秘密，只是建制教會一直埋沒真相，所謂「勝者定奪歷史的詮釋。」

無疑，丹布朗確是想像力豐富的作者，成功地不同元素揉合在一起：懸疑推理、文化探索、歷史考古、暴力與性、女性主義、新紀元、教會權力鬥爭、歐洲繪畫、聖經與民間傳說等，滿足後現代

讀者好奇心要知道內裡的秘密。人總是喜歡陰謀論，而對建制權力背後，總有不少此類言之鑿鑿的陰謀論。丹布朗為聖經人物抹大拉馬利亞平反，推崇她為耶穌的伴侶，二人成婚，且有後裔；所謂「聖杯的追尋」(Holy Grail)，其實就是「王室血統」(Royal Blood)的追溯。這些論調，自然對女性有相當的說服力，對爭取兩性平權人士而言，丹布朗的論述是政治正確的。再加上若干女神敬拜，丹布朗否定男性為主的基督宗教信仰；認定耶穌只不過是凡人一名，其神性確立原來是透過尼西亞大會投票通過的。上述言論，對一群不滿建制教會的信徒或非信徒甚有吸引力，後現代人總喜愛一位更為人性化的耶穌。

《達文西密碼》熱背後反映的正是後現代文化特色：以各家「觀點」取代絕對真理、個人反抗權威、兩性平權與性解放、靈性與藝術的追尋而否定傳統的信仰、感性經驗蓋過理性分析。讀者在《達文西密碼》情節裡，正是進入虛擬實況中，不斷尋

尋覓覓，經驗著心靈的文化藝術之旅。

教會面對《達文西密碼》，各地有不同的回應；有些採用杯葛手段，申請禁播；在標榜多元與自由的社會，此做法並不可行。筆者的信仰立場是不鼓勵信徒抱消費心態觀賞此套影片，然而為了信仰緣故而看此齣電影，則是可接受的；為的是向外人或信徒釋除疑問。各人有其自由，觀看與否，悉聽尊便；不看電影的不用批評那些看電影的基督徒，看電影的同樣也毋須論斷那些堅定不看的。

筆者不認為真實的信仰，可因一部小說或電影而有所改變；北美已有神學工作者及教牧從正面角度看丹布朗對教會的貢獻。無疑，丹布朗對聖經與信仰有甚多錯謬的理解；然而所引發對耶穌與新約的興趣，卻是難得的契機，幫助教外人士及信徒對信仰有正確的認知。面對「聖經盲」的年代，不少年青信徒根本不了解新約正典的形成過程，不知道有「外典」(如多馬福音、猶大福音、馬利亞福音等)的存在，更對教會歷史無知；以為聖經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文獻。不少堂會主日學課程已不再教授聖經背景或新約導論此類嚴肅的題材，多轉向生活性或實用性。

《達文西密碼》熱，正是偽裝的祝福，提供了「公眾的言語」，肯定了「道統」與信經的價值；嚴謹的神學研究正好派上用場，解除密碼的錯謬，還回基督信仰的純正。教牧毋須看《達文西密碼》為洪水猛獸或離經叛道，採用平常心面對教內外人士的查問。

筆者看《達文西密碼》，正提供一良好契機，裝備基督徒，「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愛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北美教會迎接《達文西密碼》熱，已有不少相關書本、講章、主日學課程、DVD及組長本等。整體而言，北美福音派教會對《達文西密碼》的回應，較過往成熟，更多教牧認識採取「敵我分明」的對立態度，根本不能扭轉形勢，反把本身信仰陷於「自我封閉」的死角裡。

《達文西密碼》熱，正是教會再思如何與後現代文化對話的契機；華人教會慣於不理會外在世界與思潮的轉變，仍五十年不變地以舊有思維與世界對話。教會需要不斷探索整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是如何；有些視「今世」或「後現代文化」已被撤但估

有，於是要面對「文化爭戰」，我們就要反對或杯葛一切敵視信仰價值的文化產品。

北美福音派教會打了「文化反攻戰」一段日子之後，醒覺此種「必反」的定位，只會使教外人士以為基督教是「守舊」、「思想淺薄」、「心胸狹窄」、「仇視好戰」等。當教會錯誤地定位文化為戰場，一切用語自是「戰鬥式」，非友即敵，帶來的後果是教會更為被動與孤立，不能在公共空間內與人溝通，自說自話。

近年來，經過慘痛的反思後，北美福音派知識分子不再敵視文化，重新看文化為開放的平台，當教會失掉了或放棄其「發言權」，言論一面倒就走向極端的思想。惟有教會肯投入文化之中，採用「公共語言」與不同思潮對話，才能使文化的「真善美」不致全然消失。

北美有若干位神學工作者，如達拉斯神學院新約教授博克(Darrell L. Bock)及亞斯理神學院新約教授Ben Witherington等，用公眾明白的語言，理性而具說服力解構《達文西密碼》的歷史與神學謬誤。博克寫了《密碼在說謊》(*Breaking The DaVinci Code*)，也成為暢銷書；而Witherington則寫了《福音密碼》(*The Gospel Code*，此書未有中譯本)。因著《達文西密碼》熱，使原本不受人垂青的新約研究，如有關外典與正典的關係，諾斯底思想偏差與正統信仰、聖杯傳統與聖殿騎士團等，重新掀起了研究與討論。若干神學工作者與教牧紛紛在媒體面前亮相，毫不掩飾地大談聖經與耶穌，打破了公共空間內禁談宗教的約束或限制。

丹布朗代表著後現代的文化人，對基督教略有認知，嘗試把個人靈性追求與喜好，重塑其信仰價值，而「神」就是按著個人見解而成形的。丹布朗否定了啟示的信仰，也不理會信仰的歷史傳承，他期盼的是肯定與尊重女性的信仰，性與靈性也不是分割的，兩者是結合的。面對丹布朗的挑戰，教會固然可沿用過往的做法，定性對方為「不信派」，拒絕接受聖經的權威性，思想離經叛道，要打壓下去。也有部分基督徒持守此種見解，但更多考慮以理性與溫和態度，透過《達文西密碼》喚起的注意，與公眾人士一起討論與對話。

北美就《達文西密碼》，教會回應的網站，達數十之多，不少基督徒把握此次難得機會，作好準

備，回答外界善意的疑問。筆者於《達文西密碼》上映期間，正身處美國加州馬鞍峰教會參與「目的導向教會事工會議」，該教會於5月20及21日週六及主日崇拜，特別邀請著名護教學者麥道衛(Josh McDowell)作講員，他就《達文西密碼》寫了《追尋達文西密碼》(Da Vinci Quest)，並向每位出席者派送小冊子，反駁《達文西密碼》的錯謬。馬鞍峰教會採用了史特博(Lee Strobel)主講的影音教材，他也出席答問會，親身解答與會人士提問。馬鞍峰教會採用「討論達文西密碼」小組系列，鼓勵信徒邀請未信親友出席四次聚會。麥道衛同時出版了《達文西密碼電影指南》免費雜誌，送予尋道者。不少教會在電影上映前後，安排崇拜講道系列、主日學或小組、專題講座等，裝備信徒有堅實的信仰答案，隨時回應身旁未信人士就《達文西密碼》而產生的提問。

《達文西密碼》對基督徒信仰提出至少三方面的挑戰：

耶穌的神性爭論

就丹布朗的宣稱，歷史真相是公元325年由康士坦丁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有關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當時，大公教會面對異端亞流主義的挑戰，亞流看耶穌是被造的，不具備與父神有同樣性質的神性。經過當時各地教會熱烈討論之後，結果推翻亞流的主張，確立聖子與聖父皆是一神，具備同質同榮的性質。

然而，早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前，教會已普遍承認與接受基督的神性；此次歷史性大會並非處理「耶穌是否神」，而是深入而明確闡釋耶穌與父神的關係如何。耶穌的神性是否低於父神？是次大會，康士坦丁大帝有其位置，但就信仰具體內容的爭論，康士坦丁大帝根本不感興趣。歷史文獻反映當時爭持之兩派，亞他拿修與亞流皆各自尋求不同地區教會代表的支持。假若耶穌的神性只是政治任命的結果，教會歷史裡就不會有無數基督徒為著忠於信仰而殉道。

耶穌的婚姻爭論

作者丹布朗首先咬定教會有關對基督的認知，代代傳承而來，大多是錯謬的。耶穌只是猶太的拉

比(即教師)，他必然已婚，妻子就是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的抹大拉馬利亞。她一直與彼得抗爭，可惜教會偏重男權，壓抑女性，結果是馬利亞逃往埃及，其後再舉家遷往法國，耶穌血統與墨洛溫王朝(447-750年，統治著法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達文西既是錫安會領袖，知悉此項秘密，故此於其繪畫裡暗藏重要的信息。如《最後的晚餐》一畫，在耶穌另一方的其實不是門徒約翰，乃是男性化打扮的抹大拉馬利亞，構圖上耶穌與馬利亞呈現V型，正是女性子宮形狀，指向馬利亞正是耶穌血統之所在。

聖經有關抹大利馬利亞的描述，從來不曾暗示耶穌與她之間有不尋常的關係。聖經報道當時法利賽人對耶穌的指控，有些指耶穌喜歡與稅吏、妓女來往，有些則批評耶穌荒宴醉酒，但沒有一項針對耶穌與異性有曖昧行為。耶穌年代，大多猶太男子成婚，亦有少數是獨身的。施洗約翰與保羅也是獨身的。況且，在當時的社會裡，亦有獨身的信仰群體，愛色尼派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諾斯底派福音書沒有記載任何耶穌與抹大利馬利亞之間的對話。丹布朗詮釋「同伴」等同「配偶」，是他個人一廂情願，沒有足夠的歷史考証予以支持。

再退一步說，即或耶穌真的有結婚，也不會對基督宗教信仰造成打擊；真相是耶穌根本不曾結婚，強指他與抹大利馬利亞有婚姻關係，只是丹布朗泡製的「陰謀論」。沒有抹大利馬利亞，就不會有聖杯的追尋；而沒有聖杯的追尋，就沒有《達文西密碼》了！

正典的權威爭論

丹布朗宣稱原來有80多本福音書，而最終只有四卷福音書被納入正典。歷史指出新約正典的形成，經歷漫長的過程，絕非某位皇帝或大公會議可自行定奪。

早期，他提安(Tatian)於170年把四福音編作合參，作為教會參考；已把新約主要經卷收集在內。二世紀末，伊格拿丟(Ignatius)和《穆拉多利經目》(Muratorian Canon)包括有四福音、使徒行傳、13卷保羅書信及其他使徒的書信和啟示錄。至367年，亞歷山大主教亞他拿修(Athanasius)寫信予教會，列出27卷書，正與今天的正典相同，說明了教會普遍接受此27卷就是新約正典了。

轉第9頁